

江湖三女俠

上卷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說全集

江湖三女俠（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梁羽生小说全集

江湖三女侠（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三女侠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5)

ISBN 7-80521-647-9

I . 江…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 毫米 32 开 27.5 印张 663 千字

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赠宝收徒 飞头滴血	孪生怜玉女 一剑探知交	1
第二回	血溅荒村 案牵大内	十年完旧约 午夜出征骑	19
第三回	诡计多端 奇能各显	奸徒欺寡妇 四侠斗双魔	32
第四回	风急天高 月明林下	荒山腾剑气 一女傲凶顽	59
第五回	铁掌神弹 纵情使气	武师传绝技 玉女肆娇嗔	71
第六回	慧果兰因 轻颦浅笑	深心托毫素 何处不关情	88
第七回	酒市藏龙 渔舟蕴玉	采花传怪案 破浪见仙踪	105
第八回	笑傲孤峰 剑惊巨盗	单骑来闯席 一女显神威	130
第九回	相互追踪 连环探案	海隅逢异士 大厦见奇情	148
第十回	戒律难持 笈文误释	禅师迷困惑 童子弄权谋	166

第十一回	沥血呕心 狼心辣手	名师遭毒害 巨室出枭雄	183
第十二回	语隐机锋 技惊四座	微词刺巡抚 大侠显神通	203
第十三回	真个情痴 几疑梦幻	十年如一日 卅载困幽宫	219
第十四回	梦幻尘缘 飘零蓬梗	深宫藏恨事 一剑上仙霞	238
第十五回	论世谈词 寻幽探隐	微言晓大义 游侠露锋芒	255
第十六回	较技索镖 解纷排难	当场显身手 一语释前嫌	270
第十七回	剑杖交锋 性灵未昧	凶僧闹湖上 玉女出京华	291
第十八回	疑雨疑云 亦真亦幻	谎言谈旧事 有意溯前情	309
第十九回	梦碎魂消 天南地北	禁宫愁永别 军旅喜相逢	327
第二十回	暗器连珠 诡谋密运	飞针伤女侠 毒手害禅师	347
第二十一回	沉痛释真禅 凄凉谈往事	传经避劫 借酒浇愁	363
第二十二回	烛影摇红 剑光惊梦	允禩登大宝 侠女人深宫	382
第二十三回	铁马金戈 晓风残月	将军擅征战 玉女剑纵横	400

第二十四回	姐妹花并开 恩仇结难解	张冠李戴 苍狗白云	427
第二十五回	无意发藏书 有心求伴侣	坐行梦梦 误会重重	437
第二十六回	心腹互猜疑 同门齐聚集	双魔进酒 联剑诛凶	457
第二十七回	白日飞头 清流照影	同门增敌忾 玉女费疑猜	473
第二十八回	矢志扶持 金针度劫	真情萌爱念 怪症触芳心	492
第二十九回	玉女露机心 君王贪绝色	疑团莫释 险象环生	508
第三十回	密室藏奸 深宵喋血	将军露真相 君主费心机	527
第三十一回	巧计救佳人 疑心生暗鬼	深恩图报 醋气难消	545
第三十二回	箭发弹飞 舞休歌罢	剑光惊巨擘 杀气隐华堂	566
第三十三回	中伏难逃 改装代嫁	英雄入圈套 玉女弄玄虚	581
第三十四回	红烛高烧 寒潮低拍	喜筵腾杀气 海角盼孤舟	597
第三十五回	一死解冤仇 片言开梗塞	魔头送药 良友谈心	618
第三十六回	以爱消仇 为朋冒险	魔头复人性 侠妇入京华	637

第三十七回	寄语送遗书 情怀怅惘 舍身图救难 心力空抛	654
第三十八回	费尽心机 名医解奇症 浪抛精力 妙药付东流	669
第三十九回	历劫喜团圆 家人聚首 奔驰图一面 玉女惊心	691
第四十回	嬉笑逞奇能 飞刀削发 临危施妙手 联剑惩凶	710
第四十一回	噩耗传来 悬头惊侠女 奇人忽现 铁掌败妖僧	726
第四十二回	托子拜奸儒 将军远虑 借刀诛恶贼 侠士见机	744
第四十三回	毅力虔心 十年待知己 盗名欺世 一旦现原形	762
第四十四回	魂断洪波 生难偿宿愿 心伤大变 死却惹思量	784
第四十五回	互斗权谋 将军悲失势 自寻了断 长老傲凶徒	799
第四十六回	末路穷途 功名随逝水 荒山古刹 剑气射寒星	821
第四十七回	佳节闹元宵 宫中喋血 御河逃大侠 水底潜踪	836
第四十八回	三女屠龙 终须消大恨 一番逐鹿 各自缔良缘	860

第二十四回 姐妹花并开 张冠李戴 恩仇结难解 苍狗白云

本来论起武功，车辟邪和那少女各有擅长，若然各仗宝剑厮拼，那是半斤八两。无奈车辟邪和方今明唐晓澜拼斗半日，气力消耗许多；又吃了方今明一腿，闪展腾挪，受了影响；而且是空手搏斗，处处都受那少女宝剑的威胁。斗了三五十招，那少女喝声：“着”！刷的一剑，将车辟邪肩胛骨刺穿！车辟邪也真了得，伏地一滚，腾身跃出数丈以外，方今明年看得呆了，竟然忘了协助帮她擒人。

那少女一剑将车辟邪刺伤，反而吃了一惊，原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出手伤人，陡见剑尖带血，手反软了。就在这时，猛听得有人大声叫道：“琳丫头，你跑到这里干嘛？”

那少女愕然不解，抬头一望，沙尘滚滚，一大堆人杀奔过来，为首的本来是个和尚，手提禅杖，十分凶恶，喊声就是他发出来的；可是转眼之间，他背后的人，已纷纷冲上。那些追赶和尚的人，有高有矮，有道士也有和尚。一个瘦长汉子，追两步便飞起身来，屈着十指，向那和尚光头猛凿；有一名道士，向那和尚虚刺两剑，便抢着冲了出来，恶狠狠的向自己瞪眼。这少女看得什分纳闷，只听得这名道士大声喝道：“喏，你这个野丫头，快随我回去！”

这少女正是冯瑛。她随易兰珠学了将近十年武功，已尽得天山剑法精髓，加以她又是幼年便习正宗内功，根底要比唐晓澜好得多。轻身本领，更非唐晓澜可比。易兰珠晚年收徒，把她视为唯一传人（唐晓澜不过是挂名弟子），为了怕影响她学

武的心情，并没有将她惨痛的身世告诉给她。她只依稀记得幼年时曾在一个极大的宫殿中住过，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易兰珠便告诉她那是一个强盗窝，她便是在那里长大后来给救出来的。另外她还记得一个“唐叔叔”，那个人也曾跟过师傅学剑，可是师傅说这个人不算她的徒弟，叫他们以叔侄相称，这个“唐叔叔”在她十几岁那年下山了。此外最熟的人便是天山南高峰的李伯母和“李哥哥”了，她在武琼瑶那里住过一年，那个“李哥哥”比“唐叔叔”不过小几年，不过比“唐叔叔”好玩得多。

冯瑛这时已十六岁了，下山还不到一月，易兰珠叫他先去找唐叔叔，可是易兰珠也不知唐晓澜在哪里，因此又告诉她说有一个“吕四娘”和唐叔叔很要好，叫她到邛山独臂神尼的墓旁大树上留下字迹，说是自己已经下山，叫吕四娘见字后带唐晓澜来看她。易兰珠心想江南七侠在江湖上交游广阔，而江南七侠，每年总会有人上邛山扫墓，不管是哪一位见了冯瑛的留字，都会通知吕四娘，而吕四娘也必然能找到她的。

易兰珠又因为邛山距离陈留县不远，又吩咐她到了河南之后，可以到陈留县年家的后花园中一看，并告诉她说后花园正中有一间书房，叫她到那间书房去细细搜查，看有什么遗书没有，原来那年钟万堂被双魔所杀，易兰珠恰巧经过那里，和吕四娘等将双魔及其同党逐退，易兰珠将钟万堂遗下的医书剑诀收入囊中，准备将来交给无极派的传人，当时因太过匆忙，没有详细检视，后来才发现傅青主的遗著《金针度世》一书没有带出，这本书乃是傅青主一生心血，不但有精妙的医理，还有无极派的内功秘奥。易兰珠是傅青主后辈，傅青主生前对她很为爱护，所以易兰珠想叫冯瑛把那本书搜查出来。这也是不让前辈心血湮没的一点心意。

就是这样，冯瑛在朱仙镇到陈留的路上碰到了这一批人。

首先碰到的是车辟邪，车辟邪手上拿着的正是唐晓澜那把游龙宝剑。要知游龙断玉二剑乃是大山之宝，唐晓澜得了游龙剑，冯瑛得的是断玉剑，两柄剑均是百余年前晦明禅师所炼，形式相似，只是长短不同，冯瑛一见便认得，所以才会硬抢了车辟邪的剑，并把他刺伤。

玄风道长见了冯瑛，误以为她就是去年所见的冯琳，想起四弟受她毒刀所伤，想把她擒住，交给唐晓澜处置。陈元霸也随后赶到。冯瑛见玄风恶狠狠的瞪着她，心想：江湖上恶人真多，这班人没来由的来欺负一个女孩子，真是可恶！又想师傅叫我下山之后要行侠仗义，锄恶助善。这个恶道士，非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不可！玄风一拐打来，本想打掉她手中的游龙宝剑，然后再捉她，那料一拐奔前，寒光陡起，当的一声，火花蓬飞中，玄风左手铁拐已经断了一截！玄风“咦”了一声，冯瑛反身一剑，斜刺过来，玄风还了一剑，刚刚出手，冯瑛已修的变招，第二剑第三剑接连而至！玄风的“乱披风”剑法已以迅捷著称，那料冯瑛的剑招比他还要快速，玄风仗着火候老到，解了三招，第四招冯瑛使出天山剑法的绝招，一招“流星穿月”，剑尖电也似的奔向玄风咽喉，玄风为了解这一招，迫得将剑横封上去，只听得又是“当”的一声，玄风手中的长剑又给截断了！玄风大吃一惊，反身跃出！了因冲到，一杖向玄风当头压下，玄风急忙跳开，柳先开陈德泰等人纷纷涌上。

冯瑛见和尚打道士，心想道士是恶人，这和尚应该是好人了。那知了因见了冯瑛，也误会她是冯琳，心想这冯琳乃是当今皇上所要的人，不能让她再跑了，禅杖四围一荡，把陈德泰柳先开迫开，这班人原以玄风力首，玄风拐剑均断，这班人不敢再迫近了因。了因见冯瑛手上拿的是游龙宝剑，心想这野丫头真是无法无天，连车辟邪也刺伤了，禅杖一抖，突然向她扫去！

冯瑛误以为因是好人，那料他突然一杖扫来，冯瑛猝不及防，举剑一挡，叮当声中，了因的禅杖虽然缺了一口，冯瑛的游宝剑却已给他震得脱手飞去，董巨川跃上去抢，陈德泰身形迅疾，抢先半步，把宝剑抓到手中，董巨川大怒，暗运内力，一掌震去，陈德泰无法不应这招，翻掌一挡，董巨川大叫一声，倒跃三丈，手掌流血！原来陈德泰贼公计状元才，明知较量实力，不是董巨川对手，掌中暗挟了董巨川的一枚“透骨钉”双掌相交，钉头上戳，透骨钉真个从掌心透过掌背！

陈德泰接了这掌，顿觉天旋地转，朗月禅师急忙把他扯过，问道：“怎么样？”陈德泰背转了脸，向袖口一吐，朗月禅师见袖口殷红，知他受了内伤，所以要背转脸吐入袖中，乃是怕敌人看见，急忙叫玄风道：“咱们走！”此时此际，玄风断了兵器，陈德泰受了内伤，方今明已战至力竭筋疲，其余三人不是了因对手，而且还不知那少女是友是敌，玄风迫得把手一挥，六个人一齐撤走。

了因一杖把冯瑛手上的宝剑打飞，一抓抓去，那知冯瑛已拔出了断玉剑，剑诀一领，一剑横削，了因连忙缩手，衣袖已给割去一截。了因大怒，再起一杖，想把她的短剑照样震开，冯瑛这次已领了乖，身形一起，剑尖在禅杖头上一点，身子弹到半空，就在半空中舞起一朵剑花，凌空下击！了因禅杖一立，迅往上戳，冯瑛侧身一闪，连抢三招，了因禅杖舞了一个圆圈，把冯瑛迫出一丈开外。了因手舞禅杖，赶上前去，伸手又抓，那知冯瑛剑法精妙绝伦，了因杖势一缓，她骤然从杖底钻了过来，一剑刺到了因肋下，了因大惊，为了要解危招，拼着把她打死，杖身往外一挂，这一招乃是荡魔杖法中的“崩”字诀，败中求胜，劲道奇大，冯瑛见势不好，剑尖和杖尖一接，身子又弹到半空，心想：这和尚好凶，我不是他的对手，再落下时，不向了因进击，迳自展开绝顶轻功，向南逃走！

了因目瞪口呆，心道：罢了，罢了！这野丫头从那里学来的剑法，江湖上又一个“吕四娘”了。董巨川正在拔钉疗毒，叹口气道：“咱们栽了！”了因见冯瑛身形，倏忽不见，道：这野丫头轻功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告诉年羹尧去。

了因和董巨川回到朱仙镇，车辟邪也已逃回，三人进帐，才知年羹尧等得不耐烦，带了几名亲兵，已回家去了。中军还说，大帅要过两天才回来和大军一齐西征，转告宝国禅师，叫他把方今明交给岳钟琪处置。了因和董巨川只有苦笑。

年羹尧夺了允禔的兵权，又收服了车辟邪之后，十分得意。遥望家乡，脑海中突然飘起冯琳的影子。

年羹尧屈指一算，冯琳今年已经十六岁了，心想她该长得比以前高多了。想起自己少年得志，手握兵权，脾睨王侯，傲视卿相，人生至此，可算得是得意极了！唯一缺陷的是，还没有一个称心满意的夫人。又想皇上虽然属意冯琳，但他三宫六院，佳丽正多，我若捷足先登，先把冯琳弄到手中，他总不好意思和我争夺。要知年羹尧此际，身份与前已大不相同，对允禔也不似以前那样忌惮了。

年羹尧命令大军在朱仙镇外驻扎三天，除了要解决允禔之外，还想回家一转，探问冯琳是否在他的家中。这日一早就写了一封信，遣双魔带回家去给他父亲，免得骤然回去，过于突兀，这也是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之后应有的“派头”。双魔性子虽野，但却不似了因之傲，还服年羹尧管束，所以年羹尧暗中叫他替自己监视了因，今日又派遣他们送信。双魔去后，年羹尧等到日上三竿，还未见了因他们回来，等得不耐烦，心想：这些小事交给岳钟琪去办好了，带了几个亲兵，跨上骏马，迢自回家。

冯瑛落荒而逃，见那凶和尚并不追来，反向回程走了，松了口气，走上驿道，仍然迢去陈留。走到中午时分，听得背后

马铃叮当，回头一看，忽见两个形容怪异的老头，龇牙咧嘴，冲着自己直笑。冯瑛猛然想起，这两个人好像在那儿见过似的。再一细想，这两人乃是“强盗窝”里的，自己幼时他们常常抱自己在那些大屋中间游玩，那些屋子里有很多古古怪怪的大佛像的。冯瑛记得起双魔却记不起了因，这乃是因为双魔相貌奇特，冯瑛又是由他们抱回皇府，特别亲近的原故。

双魔一见冯瑛，喜出望外，萨天刺在马背上一掠而起，大声叫道：“琳儿，你这两年跑到那里去啊？随我回去吧！”忽见冯瑛眼光怪异，圆鼓鼓的望着自己，惊道：“怎么，你不认识我么？”冯瑛骂道：“我认识你是强盗！”萨天刺大为生气，斥道：“我们纵是强盗恶魔，对你也有养育之恩！”双魔早年的确做过强盗，而且也知自己在江湖上有“魔头”之称，因此最恨人骂他们强盗恶魔，若非误会她是冯琳，他们早已出手了。

那知萨天刺未曾出手，冯瑛已先动手，身形飞起，刷的一剑，迎面刺去！萨天刺身手迅疾，飘身一闪，刚刚避开，冯瑛第二剑第三剑跟踪急刺，萨天刺连换几种身法，始终避不开她，只觉冯瑛的剑尖在身前后晃动。这还是因为萨天刺练过扑击之技，身手溜滑，要不然早就被冯瑛刺中了！

萨天刺气往上冲，大叫：“反了，反了！”萨天都叫道：“这丫头既如此绝情，咱们还惜她作甚？”斜刺冲上，一掌劈下！

冯瑛见双魔相貌凶恶，夹攻自己，大怒道：“好哇，你们这些狗强盗真可恶！”剑锋一转，萨天都蛮冲恶打，那料到冯瑛剑法如此精妙，急忙缩手，肩头已中了一剑，萨天刺这时再也不能容忍，身形突起，十指忽伸，十指长甲向冯瑛蓦地刺来，冯瑛见此怪状，也吃一惊，回身疾刺，萨天刺展开猫鹰扑击之技，抓、点、勾、撕，和冯瑛大战起来！

萨天都铜皮铁骨，中了一剑，不以为意，随手在路旁拔起

一株大树，向冯瑛横扫过去，冯瑛身法轻灵，一闪闪开。萨天刺右手抓她手腕，左手刺她面门，冯瑛见他来势凶猛，连走巧招，萨天都打得性起，把树干贴地打来，扫她双腿。这一来冯瑛为了防御下盘，轻功打了折扣，萨天刺的猫鹰扑击之技，非比寻常，而且两兄弟配合得当，冯瑛剑法虽妙，亦是难奈他何。

冯瑛现在的武功本领大约相当于吕四娘当年下邛山之时，当年吕四娘可胜八臂神魔，但却挡不住双魔的合击。冯瑛如今也是如此，而且她年纪比当年吕四娘下山之时还小，气力更不如双魔悠长。打了半个时辰，渐觉气喘心跳，气力不加，想突围逃走，双魔缠得又紧，萨天刺叫道：“好个忘恩负义的丫头，你赶快跪下叩头认错，我们或可饶你！”冯瑛闷声下响突然剑把一翻，一剑刺到萨天刺腕脉，萨天刺猛然缩手，萨天都树干贴地扫来，冯瑛脚尖一点树身，一个鹞子翻身，倒飞出去。萨天刺叫声：“哪里走！”身形匕起，一抓抓下，那料冯瑛轻劲卓绝，在半空中身躯一屈，反手一剑，萨天刺猝不及防，胫骨中剑，手抓向前一插一推，冯瑛也被他指甲刺伤，乘他一推之势，飘出五六丈外。

萨天都大叫一声：“好哇！你这野丫头胆敢伤害尊长！”舞动大树，急急赶上。萨天刺中了一剑，卓在冯瑛空中进招，无从使力，这一剑伤得不重，扯下衣衫，包了伤口，忍痛追赶。

冯瑛跑了几步，忽觉头晕目眩，口中焦渴。要知萨天刺十指指甲都在毒蛇的毒液中浸过，若无解药，十二个时辰之内，必死无疑，而且一用力毒发得越快。冯瑛不知所以，拔步飞奔，几乎晕倒，试一止步，运气抵御，这才稍好一点。可是这么一来，双魔都已赶上，萨天刺狠狠说道：“你这绝情绝义的贱丫头，现在死到临头，你还不认错么？”冯瑛“呸”了一声，记起师傅的教训：“纵教躯体成灰，不可求饶屈服。立定脚步，

断玉剑扬空一闪，骂道：“恶强盗，你再过来！”萨天刺怒道：“你中了我的毒爪，若不求饶，必死无疑、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再发横，我们就坐在这里看你毒发身亡，何必和你再打！”冯瑛大怒，冲上两步，刷刷两剑，先发攻势！

萨天刺冷笑一声，拉萨天都退后，冯瑛冲前几步，又感目眩心跳，急忙定了定神，“啐”了一口，骂道：“不敢明刀明枪。暗地偷施毒爪，这只能算下三流的强盗！”萨天刺置之不理，萨天都却忍耐不住，怒喝一声，扑上前去，萨天刺叫道：“防她宝剑！”冯瑛蓦然跃起刺下，萨天都一掌击去，劈她不中，冯瑛手腕一翻，萨天都肩头又中了一剑，萨天刺奸滑得多，在旁觑个正着，左手一勾，把冯瑛宝剑抢过，顺手一推，将她推跌地上。

萨天都连中两剑，气极恨极，翻身跃起，踏步上前。萨天刺道：“让她自己求饶！”萨天都怒道：“你饶她我不饶她！”握拳冲上，萨天刺知道他的脾气一发不可收拾，伸手一拦，正想设法劝阻，忽听得背后马铃叮当，尘头大起，年羹尧带领几名亲兵策马飞来，高声叫道：“你们做什么？”

萨天都愤然说道：“这野丫头不知好坏，将我刺了两剑！”冯瑛这时已晕在地上，年羹尧心内暗惊，但却不露形色，问道：“你们怎么碰到她的？”萨天刺将情形说了，年羹尧暗道：“还好。不是在我家中碰着的。但冯琳这丫头最鬼灵精，为何碰见这两个家伙也不避？”萨天都道：“这丫头无情无义，禀大帅，我可要把她毙了！”年羹尧双眼一翻，冷冷说道：“将来皇上要人，谁敢担这关系？”萨天都乃是鲁莽匹夫，闻言一窒，年羹尧道：“天刺，你将解药给我。”萨天刺摸出解药，道：“大帅，我们兄弟愿负责押她上京。”年羹尧不答，接过解药，急忙给冯瑛内服外敷，解药极其灵验，过了片刻，冯瑛悠然醒转，见双魔旁立，一个年少将军蹲在自己身旁。冯瑛大为惊

咤，年羹尧道：“琳妹，你养养神。”冯瑛心道：“今天不知撞了什么？有人骂我野丫头，又有人叫我琳妹妹。”见这少年将军颇为和善，定了定神，索性跌坐地上，暗运内力，过了片刻，气达重梢，一跃而起。萨天都瞪眼骂道：“野丫头，你这回服了吧？萨天刺道：“弟弟，不要吓她！”年羹尧道：“拾起你的宝剑，跟我回去吧！”冯瑛将断玉剑插回，向年羹尧施了一礼，道：“多谢你救命之恩。”身形突起，施展绝顶轻功，跳下道旁田野，绝尘而去！年羹尧道：“快追！”率亲兵追去。双魔也随着追赶，但转眼之间，冯瑛已跑过几十片旱田，跳上山，马儿上山不便，双魔轻功又远不及她，眼光光的看她隐没在山林之内，没了踪迹。

萨天都道：“这丫头绝情绝义，连我们都不认了，不要望她再回来了。”年羹尧默然不语，过了许久，才道：“以后再理她吧。”带领亲兵，重回驿道，傍晚时分，到了家中。

年遐龄见儿子回家，十分高兴，拉手问长问短，年羹尧屏退左右，悄声问道：“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来了没有？”将冯琳相貌说了。年遐龄道：“来了大半年啦，拿着你的信物，捎了你的口信来的。”年羹尧道：“几时走的？”年遐龄道：“谁说她走了？午间我还派人送燕窝给她呢。你妈妈很喜欢她。可是这个小姑娘脾气很怪，不肯和我们同住，要独自住那个大花园里，就住在你师傅以前住的那间房间呢！她又不肯要人服侍，我们只好每天送食物给她，就像以前对你师傅一样。”年羹尧道：“是我要她这样的。”年遐龄道：“她是你看中的媳妇儿吗？”年羹尧极之奇怪，心想：午间时分，她正在和双魔大打，怎能又在家内吃燕窝？不答父亲的话，匆匆赶去花园，年遐龄以为儿子害臊，一笑回房。

年羹尧进入花园，但见满园花草，壁倒墙坍，想是师傅死后，父亲心伤，也就不愿打理这个园子了，行了一阵，忽闻腊